

陈训慈致朱家骅、沙孟海等手札考释*

张 凯

内容摘要: 阐扬乡邦文献,复兴浙学,可谓民国浙江学人的群体诉求。通过整理数通陈训慈佚札,可以了解:抗战前后,陈训慈依托江浙学界与政界的人际网络,先后主持浙江省立图书馆,筹办浙江文献展览会;参加教育部史地委员会,创建中国史学会;协助竺可桢,在困境中发展浙江大学;保存文澜阁《四库全书》,传承文化命脉;积极投身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竭力挽回战时文物损失,以期复兴浙学。新发现的信札,既可深入考察抗战前后陈训慈昌明学术的理念与行事,更可为考察民国学界的多元面貌,尤其是近代浙学演变提供有效的知识参考。

关键词: 陈训慈 浙学 浙江文献展览会 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

陈训慈先生(1901-1990)是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图书馆事业家。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中央大学史学系讲师、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兼“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副主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所藏“朱家骅档案”、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中,保存陈训慈致朱家骅、沙孟海等手札十馀通,涉及浙江文献展览会、中国史学会、文澜阁《四库全书》、浙大迁校、战时文物清理等事宜,颇具史料价值,故予以整理,略作考释,供学界参考。

一、浙江文献展览会

(一)

骝先^①先生赐鉴:月前来京趋教,适以公出,数度未晤,是晚假宴叙之,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朱家骅(1892-1963),字骝先,浙江吴兴人。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交通部部长、浙江省主席、国民党组织部部长等职。

顷决定为浙文献展览会设南京征品分会。因溯中^①先生转示及孟海^②兄从电话得示,知兄予匡助,故于担任主任及地址一节,遂在报端发表。慈以事匆遽返杭,未再奉洽,旋展大教,备征谦兄。浙省学风之盛,彪炳史册,近年物质建设锐进,文教相形稍绌,兢兢之愚,以为图书馆不仅备书供览,要有以参与推进学术之重任,频年设施,颇以此自助发起展览以本此义。南京征品纵使藏家非盛及因国民大会影响各方助力,然得先生为之宣召,必可期相当之成效。好在孟海、公超^③诸兄皆可实际从中帮忙,可不致过重贤劳也。会期原定双十,比得孟海兄信,主张稍展可较从容,省垣参与设计诸公亦同此意(尤因国民大会竞选,各方观感时力不集,为一困难),故将改定十月廿五日始,如有高见,乞时赐示。中央研究院比年以来,成效已宏,得先生主持其事,益与国内外学术团体相联络,前途定更无量矣。专复,敬颂政绥。

陈训慈 谨启 九月六日

按,该函作于1936年9月6日,见《朱家骅档案·浙江省政府主席·浙江文献展览》,馆藏号301-01-02-080。

(二)

(上缺)不易普遍,故拟选择陈列,今武断将原目上加圈若干种,可否以此单转送。舒先生^④请属司存检出,用厚纸封固挂号邮寄(或送达国学图书馆柳馆长^⑤,彼中主任周雁石^⑥为弟老友,约廿七八日携书来杭展览,可托其便为寄来)。如沅寄未便,则亦不妨作罢。(盖此次保存所之名贤画系得以借到,已属欣幸。)至征品之难,各地皆然。一则风会非莠;再则藏家习为珍秘;三则时局究有不少之影响。兹惟尽其在我,固未敢强求他人,以所难也。(朱邇先^⑦先生书想不及寄,已函先送盩山周君携杭。)承示展览特刊,南京可以接洽,此以征稿太迟,所得有限,而各报特刊往往须早一星期送稿。恐为时已感不及,重以兄病新愈,不敢过有烦渎。现系上海

①叶溯中(1902—1964),名震,浙江永嘉人。历任上海暨南大学教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常委、浙江省教育厅长等职。

②沙孟海(1900—1992),生于浙江鄞县,中国现代著名书法家。曾任职中央大学、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政府交通部、侍从室二处等机构。

③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祖籍浙江余姚。历任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等职。

④舒楚石:湖南乾城人,北京大学毕业。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南京古物保存所主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⑤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号劬堂,江苏镇江人。近代著名图书馆事业家、目录学家、历史学家,时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

⑥周雁石(1894—1959),名恂,号石公。时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编目部主任。

⑦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浙江海盐人。近代著名史学家,时任中央大学教授。

已在接洽中外,首都方面拟于十一月一二号后托此间友人写参观印象记分送朝报副刊与中央日报“贡献”轻松之文。在学术上无多意义,而于宣导之效或转巨也。展览联句如兄无意结撰(已得三四联不甚佳),拟请兄赐诗一笔或排句。沪杭报上特刊亦间有前辈题诗题辞,但未征名公墨宝(如果夫^①、元冲^②诸公)。惟朱先生负本会一方征品之名义,苟荷兄用渠名题诗或辞一纸见赐,当制版刊出,请酌为幸。弈布,即颂康复不一。

弟慈 谨启 十月廿二日

按,该函作于1936年10月22日,原缺,见《朱家骅档案·浙江省政府主席·浙江文献展览》,馆藏号301-01-02-080。

陈训慈认为民众图书馆主要提供通俗阅览,为普通教育机构,国立省立图书馆则应以“提高学术文化自期许”。为求“阐扬乡邦文献,推进本省学术文化起见”,陈训慈多次举办各种展览会。1936年11月1日至18日的“浙江省文献展览会”,是陈训慈任内举办规模最大的文物图书展览会。朱家骅、柳诒徵向南京市文教界人士广泛征集展览品,“首善之区,人文所荟,公私收藏书籍字画、图片器物之属有关浙省文献者,不胜缕指”,希望各学人鼎力奖赞,共襄盛举,实属“本会之幸,抑民族文化实荷荣施”。^③

二、中国史学会

(三)

孟海、秀民我兄左右:中国史学会筹备会呈一件,系二十日(呈上写十七日,不合)由黎东方君^④送来。黎君并面称此次系成立会,请总裁颁训词云云。昨日面叩主任是否可颁(如主任命提或勉为一试),渠答语现须请示,已不及今日送回,但请照手续登记送阅。并附陈所以迟一天送达之故,乞谅之。此颂即安。

弟训慈 谨上 三·廿一

(该函作于1943年3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馆藏号001000004781A)

1941年夏,在教育部史地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上,黎东方、顾颉刚、缪凤林、金毓黻等人提出“本会辅助设立中国史学会案”。1943年春,教育部史地委

①陈果夫(1892-1951),名祖焘,浙江吴兴人。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江苏省政府主席、侍从室第三处主任。

②邵元冲(1890-1936),字翼如,浙江绍兴人。毕业于杭州浙江高等学堂,历任国民政府立法院代理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

③朱家骅、柳诒徵:《分函京市教育文化界浙籍、非浙籍人士》,见《朱家骅档案·浙江省政府主席·浙江文献展览》,馆藏号301-01-02-080,第16页。

④黎东方(1907-1998),原名智廉,河南正阳人。曾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此时主持国民政府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之际,国民政府邀集高校史学界学人赴重庆开会成立中国史学会。此时,陈训慈任其兄陈布雷主持的国民党军委会侍从室第二处秘书,黎东方故托请陈训慈传达“请总裁颁训词”的意愿。1943年3月23日,中国史学会举行成立大会,由黎东方为临时主席,并报告该会筹备经过。蒋介石原本计划到会训示,后因蒋飞去贵阳,返回重庆时大会早已结束,此事未果。

三、浙大迁校事宜

(四)

骊先先生部长赐鉴:日前接奉复示,允于浙省《四库全书》运渝事续予主持,至感。教育部前任所派督学杨予秀始于本月四日动身,大约今日可到筑,将会同原保管员毛春翔押运来渝。车辆事由家兄面托并函请樵峰部长^①特拨应用,希望彼等接洽顺利,早得运出。先生夙昔爱护文物,今后出主教政。慈以夙昔典守此书,此次又协助接洽,容日再当函陈经过,并赘今后度藏之管见,藉备参考,或有社教司移交案中所未及也。兹者黔南战事紧张,遵义人心亦受动摇,浙江大学竺校长藕舫^②师昨日与慈两通长途电话(原系电达家兄由弟代为接洽),谓日前有电致左右,请拨款备迁校,恐有滞阻。除已陈家兄外,奉嘱特为函达左右:浙大在上月杪前,有人主迁校者,竺校长力持镇定,及南丹六寨先后失守,校长所云黔边高地可守之说,无以取信。今独山已受胁,师生更感皇皇,叠请准备迁校。竺师以校费垂罄,无以应急,已以公私电分呈教部,并致左右,语预算本部及湄潭分校三单位迁运费,请拨款三千五百万元。浙大现有教职员四百五十人,学生约二千人,分在三地,教员眷属平日已窘,在在需费。图书仪器尤多,多须另制箱,竺校长语此数虽若甚大,如果迁动,当难应付。并属询家兄意见,弟请示以后,当告以渠语实不便为一校迳行请费,在此局势紧张中尤然,并语遵义当可无虑,请其镇定,拟今日晤先生商洽此事云云。由慈昔年在浙大之所见,竺校长在战局转变中,极能镇定,此次告急,定非得已。今日学府播迁,浙大本为历史较久之一大学,图书仪器大部运出保全,而鉴于中山大学与广西大学之覆辙,自不能不筹之于预。竺师电话中语浙大近年艰苦撑持,夙荷推许爱护。今战讯既急,谣言又纷,深恐汇款日后障碍,故不得不亟请款以备应变。先生接事伊始,渠语接电话甚难,故详告急,属为转陈,诸希察夺,倘遵电已到,则更佳矣。专渎,并颂政绥。

陈训慈 谨启 十二月六日

按,该函作于1944年12月6日,见《朱家骅档案·教育部长·国立浙江大

①俞飞鹏(1884-1966),字樵峰,浙江奉化人。历任黄埔军校军需部副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等职。

②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时任浙江大学校长。

(五)

孟海我兄大鉴：昨承将弟上朱部长信转去，晚间朱先生与家兄通电话情形，已以电话奉告。朱先生今日接事，闻在青木关须留三天，此时接收各部分，必极紧张。但前线战事尚未见好转，独山陷敌证实，遵义地位之险与贵阳伯仲，此时人心更呈纷乱。朱先生虽有皆须镇定候令方迁之言，但该校库存如洗，请款应变，已属迫如星火，明知公忙，而为时机迫切，不能不再代为渎陈（竺校长昨晚又来一电话），请兄斟酌迅为转陈是幸：

一、浙大疏散费与现存已罄情形。闻黔境各大学疏散应变经费，浙江大学核定者为五百万元（较贵州大学少二百五十万元，而贵大在秋初尚领到一宗临时建筑费），此五百万已实发数为三分之一即一百六十余万元。而浙大近年范围扩充，及为黔北物价突涨各原因，平时甚多亏短，此款据竺校长昨（六日）晚电话所云，已经用罄，库存极少，故该校第一步希望，为发足此核定数未发三分之二，并催财部查明发足其他津贴等欠费。

二、请特别增拨应变经费。竺校长电话中再度说明浙大平时从未特别请款，而现值情势危急，假若事实可以不迁，亦须作迁校之准备。计遵义本校及湄潭等分校所存设备装运及员生二千余人之旅费（学生步行），至少亦需三千五百万元。拟请特为筹划增拨，呈请委座特发此项应变经费，迅予汇遵应用。（朱先生所云贵重设备应先打包之意，已经通知竺校长。）

三、大学应变经费可有差别之管见。现值黔战紧张，黔境各专科以上学校皆须疏散，在主持之教育部诚有统筹统案之原则，但由于学校规模之大小，设备之多少，其所需疏散之费差异甚大，则发款自大有别，尤其各校之历史与学术地位之不同，自不免有所轩轻。（例如为国库艰难而不能发足迁校费时，一个新成立之院校，万一以费绌而解散学生或甚至与停办合并时，其可惜不如一个规模完善大学，损失其一部分设备或优良师资之甚。）故如为浙大特为向最高当局请款较大，自有理由可言。

四、为迅赴事机盼速呈委座或另由部代向国家银行借款。朱部长予以同情，自必即有签呈，当恳家兄设法请求早批。而为公事呈准汇发需时关系，是否可由部向国家银行总管理处借款，姑以经常费作抵，事实上则待发出即可归还，此亦竺校长电话中提及，请酌采择。

（闻遵义各银行筹码不足，此层贵阳或有疑似情形，是否教部可咨财部设法多多拨钞币于筑遵分行，亦似宜注意及之。）

五、梅院长将来渝。浙大将委文学院院长梅光迪^①先生来渝，向部请求

^①梅光迪（1890-1945），字迪生，安徽宣城人。学衡派代表人物，历任中央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哈佛大学教师，时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

方针及请款,但为车票难得,日期难定。

六、希望教部去电指示。弟为浙大曾任教员,又适在侍从室,交通较便。竺校长时值紧急,则迭来电话托转陈,但实多不便,对于迁校方针及可能发费各节,请朱部长接事后教部迅有电令发去,以慰其愚望。此亦弟说明困难后,竺校长表示亟盼部有去电指示也。

以上所陈各节,或系转达,或系愚见,统希尊致,于即日有信送青部时,奉达请示为幸。此请公安。

弟陈训慈上 十二月七日

按,该函作于1944年12月7日,见《朱家骅档案·教育部长·国立浙江大学》,馆藏号301-01-09-148。

20世纪30年代初,浙江大学是国民政府“抑文重实”教育的典范。陈训慈对浙江大学寄予厚望,认为“浙江在近世之学者,既蔚然称盛,其在各省之中,兴学渊源又特早;则继往开来蔚为学术中心之浙江大学,在今日教育界地位之重要可知”,“浙江大学为本省惟一之大学,本馆则为本省公共之书库;大学为陶铸学者之重心,图书馆则为供应学者研究之所”,二者旨归同为“昌明学术,发扬文化”。^①1940年11月,陈训慈赴重庆,任国民党军委会侍从室第二处秘书。宋晞认为陈训慈此时以职务之便,“对浙江大学增设院系与研究所,所需之经常、临时经费等,每受竺校长之托,向教育部联系,多所效劳”^②。上述信函即是明证。

四、保存文澜阁《四库全书》

(六)

骥公部长赐鉴:接篆伊始,深企贤劳。周前函陈四库书接运及浙大等事,谅达记室,兹得杨督学与毛春翔(浙馆之保管员)电《四库全书》计六车(共一百四十箱),约十三日可到渝,部中当亦得电告。昨晤英士秘书云顾司长^③日内可进城,存放地点自当请社教司拟定,请核英士先生^④面属蒋馆长^⑤与弟先商定一存放地点。慈今日下午当趋部略陈,并以竺校长昨晚来

①陈训慈:《浙江学风与浙江大学》,《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第1卷第4期,1932年6月,第1-3页。

②宋晞:《陈训慈先生与浙江大学》,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③顾树森(1886-1967),字荫亭,江苏嘉定人。近代职业教育家,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司长。

④刘英士(1899-1985),名善乡,江苏海门人。历任国立编审馆编审、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教务组组长、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事等职。

⑤蒋复璁(1898-1990),字慰堂,浙江海宁人。近代著名图书馆学专家,历任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中央图书馆馆长。

长途电话属转达者面陈,谨先奉约。祇颂政绥。

弟 陈训慈谨启 十二月十二日

按,该函作于1944年12月12日,见《朱家骅档案·人才人事·陈训慈》,馆藏号301-01-23-332。

(七)

骝公部长钧鉴:谨陈者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事。前承命与顾司长同任常务委员,自当效劳。二月杪开会决议规程等各节,前经呈报兹悉规程已蒙核定批准,至为慰幸。所有管理职员除原保管人毛春翔已照决议签请,派为本委员会秘书外,据规程第七条应另设管理员一人襄助保管、整理及文书等事。比以春晴晒书亟待开始,此一管理员须勤职而爱书之人,拟恳早赐委派。兹查有陈为甫系国立贵州中学毕业,曾在政界服务,堪胜此任,已与顾司长说明。谨检同履历函请钧察收,谕知委派,俾早令到职,协助毛君整理进行。其他各事悉与顾、贺两司长随时商洽禀办,不复多渎。肃上,敬颂政绥。

陈训慈 谨启 三月廿九日

按,该函作于1945年3月29日,收入台北“国史馆”藏教育部档案,馆藏号019000001427A。

文澜阁《四库全书》是浙江省立图书馆的镇馆之宝。1937年7月底,避寇远徙,此后地经五省,初迁富阳,旋迁建德,三迁龙泉,后迁往贵阳、重庆,历时八载。1944年底,鉴于黔西战局恶化,教育部决议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至重庆,自12月12日至23日,藏书陆续运达重庆青木关,藏于教育部部长公馆隔壁瓦房中。^①1945年2月,教育部设置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颁布章程草案,旨在藏书“更期周密”,该会任务为“决定所保管之图书之庋藏地点,保管与整理方法之设计,各项章则之拟订,及有关图书安全之重要事项”^②。该会聘陈训慈、蒋复璁、顾树森三人为常务委员,徐青甫、余绍宋、竺可桢、张宗祥、贺师俊、马衡、孙延钊七人为委员,设秘书一人,管理员一人^③。2月19日,第一次委员会规定《四库全书》以不出借为原则,并借故宫博物院文渊阁本校勘,毛春翔任秘书长,陈训慈推荐陈为甫为保管员,专门负责图书保管、整理与文书等事,而朱家骅批示“本部名额已满”,未予核准,委任教育部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视导员胡玉麟兼任保管员。1946年7月,文澜阁《四库全书》运抵杭州。

①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图书展望》复刊第3期,1947年4月,第29-31页。

②《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章程草案》,台北“国史馆”藏教育部档案,馆藏号019000001427A。

③《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委员名单》,台北“国史馆”藏教育部档案,馆藏号019000001427A。

五、清理文物损失委员会

(八)

骝先先生部长大鉴：二日清理文物损失委员会席上，承面命以主任委员之职，惶恐不克当，经面陈困难，仍蒙督勉有加，推信之厚，感铭何已。慈夙昔在浙笈书，有志文献保存之事，而五载军幕，荒落已尽，公仍不忘其微末之旧职，提携信切，苟非实际困难，何敢固辞。顾归后又几经熟虑，辄觉就事择人，慈能力实百不逮一；以人适事，则个人之牵羁亦多。（例如侍从室虽告归并，而十一二月间昆学潮前后，家兄任务殷繁，渠性不喜多人，又习于旧状，慈承命奔走，时与朝夕，平时亦经语此。离渝以后，将仍为把合渠之任务，而不易多分时旁骛，此皆公所熟知。）自解私意，曾为孟海兄详陈，恐渎尊听，不复赘述。然慈在此二个月留渝期间，苟有所需，亦可随时往本会办事处，受主任委员之习率，就一己所能，协助整理搜集之文件，以答属望之厚意。至此职人选，自杭次长^①去京代主部务，梁先生又因病不能承，接替自在睿断。惟因是日垂询殷切，辄忘其固陋，就事着想，有所建言，谨冒昧率陈，藉供万一之采择。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之范围为本国，而其工作进行则为国际性（要求索偿等报告想须提“盟军总部”），国际观瞻所系，自须行政或学术上声望较高，兼于外情熟悉者；又以事为钧部主管，于部有直接系属为最宜。因念朱次长中西通贯，名位正与原主任委员相埒，久在教界，与士林学者乃至与各部及外人接纳均便，如由渠主持督导，添聘一二人经常为助，当能顺利推进。以视晚之声名未闻，对外素乏联系者，诚远胜之。若因朱次长辅导左右，盖顾之事已繁，则愚见分析此所语文物之内容，不外图书与博物二种系统。故若以李济之^②、蒋慰堂二先生合原副委梁思成先生任常委（如仍称主委，慰堂兄最宜），而由慰堂兄保举一有学问者，指导或并辅助郭君^③经常理会事，此则对外观感上亦名正言顺，内部联系又以渠最有把握，工作可望开展。

公昨语慰堂兄尚不能返渝，以京沪区图书清点尚未开始之故。然目前前在渝办事中心（类似秘书一职）由渠（或请孟真^④兄）荐人，不久渠返渝，或会移京，即可就近领导。今日散佚之图书文物，多渐集上海，慰兄此次

①杭立武(1904-1991)，安徽滁县人。历任中央大学政治系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教育部部长等职。

②李济(1896-1979)，字济之，湖北钟祥人。近代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等职。

③郭志嵩：毕业于浙江大学，时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秘书。

④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等职。

久驻京沪，于京沪藏家名流旧交新识，往还既频，知见更多，由彼综合诸科，折衷群议，似为甚宜。若目下在渝工作加紧，公与慰兄以慈有一日之能，则在未东归以前，所住正与中研院相近，亦可以委员之一，定时前往参加一部工作。盖慈夙性愿实际上量能赴事，不敢不自量力，居主持之名也。窃以会员之一分子，为会事着想，不期对人事妄有质陈，臆颖甚为皇悚。公若以为二者俱有困难，则蓄筹广揽，必不难得一克任主持之人，以视慈若贸然承命而终于贻误者为远胜也。年来迭承知遇，感铭在心，遽承面命以斯会事，实以细思殊不相合，未敢妄试。复辱下问，乃赘陈愚见。深知越次，期表悃忱。方命之处，敬恳格外谅宥幸甚！专肃，敬颂政绥。

晚学陈训慈 谨上 一月四日

按，该函作于1946年1月4日，收入《朱家骅档案·人才人事·陈训慈》，馆藏号301-01-23-332。

(九)

骊公部长赐鉴：慈以考选委员会常会于八日晨赴歌乐山，因事稍留。至昨(十日)午返渝，始得展诵八日寄到之教书。适缘公出三天，以致稽复，至为歉罪，前书发后，深觉越次赘陈，语多失当，但其未敢承命，实以自知才轻责重，恐致贻误。今再蒙劝示谆谆，多所奖饰，左右筹维，弥感困难。以公重视文物，士林共深感奋，力之所能，宜效绵薄。惟慈自廿九年来渝(是夏辞去浙大分校主任)，眷属留甬，五六年来备受敌伪共军之扰，还都在迹，亟需告假两月，整理家务。重荷遇信，未敢固谢；窃思在还都以前，本会工作重心暂仍在陪都期间，慈当以斯会委员之一，勉为暂代副主任委员之事，继承前轨，进行工作。一旦教部与委员会还都工作，即请公与杭主任委员另觅接替，以慈为公私种种关系，实未易终始其事，此点尚乞曲谅。惟委员会办事人员，现事实上仅郭志嵩君一人，如何加强充实，有待指示。拟请在近三日内约定一时间，俾前来谒谈，再定实际工作也。肃复，并颂政绥。

晚学 陈训慈谨启 一月十一日

按，该函作于1946年1月11日，收入《朱家骅档案·人才人事·陈训慈》，馆藏号301-01-23-332。

(十)

骊公部长赐鉴：谨陈者，慈自一月十二日谒见，于文物会事面承指示，旋即于十八日到会(在中央研究院办事处楼上所借一小室中)办公，此后每日下午前往处理日常事务。(会中由郭志嵩君办理日常文书，兼书记一人，又会计应强君有事则来会，并临时暂调四库保管员毛春翔君来会协助，酌送伙食费。)迄今已逾二星期，会中情形大体明了，当另拟报告举要续呈。此期间中枢有重要会议外，教育行政方面亦时多临时事件，深知主持繁劳，未敢以局部之会务渎陈；疏简之疚，尚乞谅宥。本会前身为文物

保存委员会,战时工作着重于损失之防范(故梁副主任委员主持下分省印行各省著名建筑目录,意在联系军方,避免轰炸作战损失);现战事结束则重在公私损失之调查,以备政府将来提出赔偿时之参考依据。惟此种调查工作,重在各重要省区之就地调查:易言之,业务重心在各区代表办事处者,过于本会。目前本会所收各地(因阅知报上广告)前来陈报损失予以登记者,合计达一百十件,其中私人三倍于公家(重要图书、博物馆、大学当多未报)。而私人多有浮报,企图得钱,为之处理,恐无多大价值。故现拟促前承批准之浙大教授夏定域先生来渝,从事调查与纂辑工作,注重于大图书馆、博物馆与大学图书珍藏,并取得各区办事处之实地调查报告;纵使向日本追索赔偿之希望不大,亦可为将来整理补充与声气沟通之资也。现悉杭次长九日可自沪返渝,慈于承命暂摄及会务情形,已二次函京报告,俟杭公到渝,于本会三十五年度拟送预算及其他各事,再当面为请教。会中同事有希望早日迁京工作者,亦当俟杭公核拟请示。关于夏定域君之调聘与待遇,另呈签请核示,其他俟后择要报告。

再者,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现仍系顾司长、蒋馆长与慈三人任常委,日前奉一月卅一日批交傅孟博先生签呈一件,具感翼护与推信之厚。交部既允拨车,傅君尤计虑周详。慈已与顾司长约定于十四日,并约张宗祥委员共商意见,续行签复,先此附陈。专肃,敬颂钧祺。

晚学 陈训慈谨上 二月七日

按,该函作于1946年2月7日,收入《朱家骅档案·人才人事·陈训慈》,馆藏号301-01-23-332。

(十一)

骊公部长尊鉴:昨闻尊躬略有违和,过劳后葆摄有方,定卜康复为颂。文物委员会事迭蒙督勉,倚信过当,既感且惭。杭次长返渝后当已往见,于会务要端,俱有陈述商谈,各预算如何造送,当俟杭公决定后请示。至调聘浙大教授夏定域^①为编纂一事,蒙批可后,慈亦已另函夏君,促即来渝,并已以履历副份送杭公,得其同意矣。在平德人杨宁史呈献铜器二百余件,已得平津区代表来函报告,协助接收。现由故宫专室陈列。新推唐兰先生^②等候机北上,参加工作。京沪区有徐森老^③主持,慰堂兄联系合

①夏定域(1901-1979),字朴山,浙江富阳人。历任浙江省图书馆编纂、浙江大学国文教授。

②唐兰(1901-1979),字立厂、立庵,浙江嘉兴人。近代著名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历史学家。历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等职。

③徐森玉(1881-1971),原名鸿宝,浙江吴兴人。近代著名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家,历任北京京师图书馆编纂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等职。

作,惟他区当待推动耳。(浙政失调,闻文物亦有被官府巧取者,余越园先生^①有复信,但事忙,慈甚愿赴杭湖一行。)再者,梅光迪师公祭已遵列钧名,刊出报端,同人请公届日(十七日星期上午)莅临主祭(另函)。乞允是幸,敬颂政祺。

晚学 陈训慈 谨上 二月十二日下午

按,该函作于1946年2月12日,收入《朱家骅档案·人才人事·陈训慈》,馆藏号301-01-23-332。

(十二)

骅公部长赐鉴:周来闻违和惹起胃疾,未敢增扰,有失叩候,至为歉疚。文物委员会事,浙大夏定域教授已于周前到渝,现每日来会工作。现念杭湖一带文物损失情形及今后保护工作与越园先生函洽难详。晚廿六年曾往南浔住多日,杭藏家尤熟,如往可略有所得,故向杭次长言明由会派赴杭州视察推动工作,并与沪区徐森老接洽。此期内杭先生与李济之先生皆在渝,郭志嵩君(与夏为师生,以郭为浙大文学士也)可以禀承杭、李二先生处理,且郭君亦颇熟练。慈六年别眷,私事亦略须一理,拟转甬扫墓一行,故须三月廿五左右返渝,届时参政会大会中,公与部中诸先生或当未行。他事想杭先生可略以奉闻(二月廿二日开会决议多件),行前甚匆,乞恕草不庄为幸,余俟到杭续呈。谨叩

钧安

晚学 陈训慈 谨上

按,该函于1946年3月1日到部,收入《朱家骅档案·人才人事·陈训慈》,馆藏号301-01-23-332。

1945年4月,为保存战区文物、战后对日赔偿事宜,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9月,该会拟定组织章程。12月26日,行政院指示该会更名为“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教育部常务次长杭立武任主任委员,考试院改选委员陈训慈、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梁思成、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主任李济为副主任委员^②。据函件八,可知朱家骅曾提名陈训慈为该会主任,陈训慈以个人精力与威望有限力辞,并推荐教育部政务次长朱经农担任。朱家骅复信时,称此会“关系国家数千年来文献之存亡,极为重要”,会务因事择人,“非吾兄莫属”,主任一职仍由杭立武担任,陈训慈仍为副主任^③。11日,陈训慈希望加强充实委员会办事人员。12日上午,朱

①余绍宋(1883-1949),字越园,浙江龙游人。近代著名书画家、目录学家,历任北洋政府司法部代理总长、浙江通志馆馆长。

②胡昌健:《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渝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重庆渝中区文史资料》第十五辑,2005年,第90-95页。

③朱家骅:《复陈训慈函》,《朱家骅档案·人才人事·陈训慈》,馆藏号301-01-23-332,第64页。

家骅指示“会内办事人员自可加强,请兄全权办理,并依工作需要尽量增加。弟当予以一切便利,即额外添人亦无不可”^①。陈训慈遂提出了该会日常工作、人事、经费、委员联络等详细计划,朱家骅均予以肯定。陈训慈随即聘请浙大老友夏定域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编纂。陈训慈成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实际主持者,在其规划下,各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情况颇具成效。

六、复兴浙学的规划

(十三)

骝公部长赐鉴:睽违三月,时殷驰慕,晚于三月一日离渝东归,赴杭州推动文物调查工作。在海上公私访洽,颇稽时日,二次过沪时,见报载驾莅上海,原拟趋谒。鉴于当时有交大各事,公必多冗,未来渎扰。此次亦未去南京,于四月二十一日迁返陪都。此后半月中即与景阳先生等商洽文澜库书运回事宜,现书车已启行二周,另有呈报,不赘。至文物损失委员会事,前考承命辅杭次长处理日常事,颇感推进不易。此次在杭沪访洽,亦少成绩。而经常事务,则因公物运输、复员及南京布置办公地点,不免稽延。晚假期中,会务系郭志嵩君秉承杭次长办理(此次同人与文卷迁都,亦系郭君负责),现郭君已到京多日,晚以一时不克来京,已函郭君禀承杭公处理各事。济之院长自日回京,想已面陈一切,考古学上“北京人”骨殖之决定送回,实为学术上一盛事;凤举兄留日,一切度可迳予指示。此次在沪,与森玉先生晤谈二次,斯时渠正忙于主持清点陈群图书,现想已告段落。森老学博望深,处事勤密,陈群聚蓄多佳本,森老以为此事殊有意义,故悉力为之。其他清理却范围太大,渠以为不易得具体成绩。(现有一顾君助彼办沪区事,已告其与南京本会多联络。)浙省调查,前经委托余越园先生董理,晚此去与晤谈,渠在通志馆委一人专理调查事,发信各县,所得报告亦有缜密者;惟彼时适浙省府改组,越园正忙于送往迎来,致不遑多商讨文物事宜。又曾略访问藏家,觉私家损失较图书博物馆之书物为多。(本拟赴南浔一行,以友人多言南浔诸藏书家主人多在沪上,管屋者不敢招待,恐无所得,故未往。)晚返渝后,初半月为库书运回接洽,近则尚有若干积事待了。值考选委员会一部同人犹在渝(士远师亦尚未返京),尚未在京恢复开会,已陈明展缓去京。故于文物委员会事,亦经与杭次长说明,请迳指导郭志嵩君等进行经常工作。现则客机停止登记,晚原拟附轮,看现时情形恐须六月杪方及还都。承命兼顾会事,数月甚少成绩,兹慈未能来京,至为耿疚,尚乞宽恕。

^①朱家骅:《复陈训慈函》,《朱家骅档案·人才人事·陈训慈》,馆藏号301-01-23-332,第69页。

此次晚东归在杭十天,与浙省教育界旧友与地方人士晤叙颇多,于浙省战时教育界同人之坚苦卓绝,此次浙教复员之困难(复员经费总数已少,各单位所得甚薄),以及目前教育之问题,多所谈论,且有属望。晚举要上陈者,以事涉冗琐,义恐越位,未敢赘陈。惟于浙江省立图书馆,则因已往有九年工作之历史,战时又蒙部委以护理文澜阁库书之任务,今目睹斯馆衰落之现状,而现馆长陈博文君又数以兴复之计就商,复念年来仰承垂爱与下问之厚,爰敢不揣冒昧,就浙江图书馆当前兴复之要所赖于中央与钧部之特助者,率直陈之,愿公分神垂听,予以采择焉。年前晚曾与江浙学术界友人谈论学术建设,以为杭州实具备新中国学术中心或“文化城”都市之资格。盖学术中心、文化都市之重要条件,一则环境幽美,二则交通便利,三则文化开发以来之积绪深厚而绵延不绝,四则有一历史久长规模完具之大学与其他学术机关,五则民性勤敬和易,物力相当丰阜;此五者杭州可云皆备。上海太繁华,南京为政治中心,亦不易树立纯朴之学术空气,杭州则清静而幽美。然清静之都市甚多,多离京沪平津太远,则与中外学术界不易收获取资料互相观摩之效,而杭州则去京沪朝发夕至,交通至便,耳目恢廓,有清静之美,而无孤陋之虞。南宋以来,久为我国近代人文渊藪,文教绵延不衰,民性通敏,经济阜足,而又有国内第一流大学,如浙江大学者镇持其间,其足为吾国一学术文化中心,实无可疑。惜省办教育学术机关尚不足以配合其需要,而国家研究机关,至今亦尚稀见分设于其地者。[于此,窃以为今日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复员,闻京沪原有及接收屋宇尚不敷用,似可考虑以若干研究所(例如动物研究所者)分设于杭州,而不复集中于京平沪。此涉及题外,以公长院,辄附陈备采择焉。]复念图书馆与博物馆,本有通俗专门之大别,其省办较有规模者,非普通之社教事业,实与国立者同为具专门性研究性之“学术教育事业”。而浙江图书馆与西湖博物馆之蒐藏与设施,已略近此一标准,而足为杭州建设学术中心之初步基石。浙图书馆固具有悠久历史与相当之规基,复有专设之西湖博物馆亦有特殊历史与学术上之价值。在各省多未专设博物馆之今日,尤觉难得。(西湖博物馆基本藏品,承昔年西湖博览会之遗。初创时且直属省府。以后生物部扩充较多,与浙大及各中学亦有合作互助。惟浙教当局在战时曾予停办,现时亦经费甚绌。)此二馆既有相当之基础,对学术文化建设殊关重要。虽为省立,实值得中央力量扶植其发展者(教育行政方面忙于学校复员,向亦不理解其重要性)。顾战乱以后,此一省立图书馆与博物馆之现状,已中衰而不堪今昔之感,尤以省立图书馆之馆舍被毁为甚,此馆今日情形,或有萎顿不能维持之势。大学路之西式大厦,与浙大毗邻,昔年可称浙垣一文化重镇,今竟仅存四壁,大部毁圯。(此屋即浙故都督汤寿潜捐资廿万所建,原甚精固。钢铁书库等设备,皆现代式。沦陷后钢铁被敌拆劫,此损失最大,伪奸游民更拆毁之。)去秋,

公赴浙主持浙大开学,必望见其外形,然外壁地砖尚完,铁门窖亦存,工程家以为必须及时修理,以免损坏更甚而难修。但去冬浙馆陈馆长博文奉命计划修费预算作少亦需一万万元,未予批准,至今废置。省内外人士游览过杭者咸为惋叹。浙馆复员经费所得甚少(初期仅得一百五十万元,仅将分馆稍加粗修),今后读请为难(中学校舍失修而亟待应用者当多),此新式馆宇修费较大,合记非中央资助不易稍复旧观焉。

即仅以馆藏《四库全书》言之:库书内迁,历蒙教部资助其保管费,此次迁回,在部款又动支三千万之多。此不仅晚与陈博文馆长、浙馆旧人十分感德,浙省一般社会人士亦称颂不已。今此书运回在途,不日可到。今后度藏妥护,该馆责无旁贷。然今日教厅所定浙馆办公费仅万余元,即为此书之包装修订亦将为难。此种珍藏,照部定法规,馆可设“特藏组”,但现无此组,增设人员又需费。且杭垣已为中国之日内瓦,中外观瞻所系。浙馆旧藏,晚昔年艰辛辗转运保浙南,今日先后运回,基础尚佳,而增购学术文献科学专门图书,又非该馆经常费力量所能及。陈馆长请诣教厅追加,所增又万不敷应付保此“特藏”之需;故为维护终始,该馆尤有仰望中央辅助之意。

本上所述情形,晚不辞干渎之嫌,谨代表浙江教育界与同人之愿望,为图书馆提出建议与请求三事:一为请指示浙省重视并致力于省图书馆与博物馆之兴复:请增其岁费,提高其职员地位与待遇,并随时予以物质上与精神上之奖助。盖图书馆在学术文化上本极重要,浙省尤有其基础,但必藉公之登高宣导,或藉公文之下达,或有书记之指示(函许厅长与阮厅长)与建议(如与沈主席通讯或晤谈时促其注意),则收效必捷而且宏。二为请教部岁拨专款予浙江图书馆作为特藏(《四库全书》)之整理研究费:教部资助《四库全书》迁运之事例,树立中央补助一地方社教机关与学术事业之佳范;此种关系若在战后继续维持,更将为浙人与学术界所颂仰。国家改组一省立大学或专校为国立,岁费巨万。而省立社教机关有规模者,甚足比照专科学校,顾其任务大而经费绌,若得中央酌予补助,所费不多而为效易宏。惟若助图书设备,恐他省援例,今云《四库全书》,则以一省而保有此种特藏者惟浙江。部既助运保于战时,今后矜念省费之艰绌而资助其整理保存于平日。如蒙设法,似可称为“文澜阁《四库全书》保藏研究费”,系定每月五六十万元为度,指定用途为供库书度藏整理编目,及有关之研究编纂员之生活补助费;馆具报销,省替其用途。此在中央教育文化费概算中不过一大学百分之一,而其保护珍籍,持翼省文化事业与奖助研究之效,嘉惠实大,将感泽于无穷。三为请设法由中央资助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之修复:此事之重要已具如前述,盖不惟市容省誉,此馆过去俱有关系,而于一省学术之盛衰,此馆厦之能否修复,亦至有影响。今省复员经费,似已无力兴修。此次陈博文馆长谆托,请以省立各

校校舍亦存毁不一,续发教育复员费之分配,学校有开学增班之需,省馆则请费倍难(当局似已定应用西湖分馆,不知库书运回及他书集中,分馆不能容也),惟有仰赖中央特助,托晚转叩部长意旨云云。至修建预算,据浙大方面估计,记有二万万元则事可举(地下层漏水,屋顶加盖一层,及重装书库)。减计之当需一亿六千万元。若为馆非国立,全出部款或中央拨助有不便时,则是否可仿外国特种基金半数资助建筑之例,其半由中央支給,半令省府,或由馆请教育厅请新任沈主席特拨省费。晚亦当从旁疏说,如全由部建,令浙大协助,自尤佳事。中央此款之可否出自行总(救济总署)或他款,自听尊裁。

上请三事,其一原则上之建议,谅蒙鉴许。其他两者涉及经费款项,理当由有关方面具呈。晚之此书,先以私人观点上陈,俾得畅陈原由。苟荷鉴纳,以为可图,则第二事(浙馆特藏补助)拟由文澜《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呈报原书到浙时建议申请。其三(馆舍修建费)则当由馆呈教厅转呈,或更联络本省学术人士合请。苟俱得施行,洵为大幸,吾则先准其一,浙馆沾泽与吾浙学术文化受惠者亦多。伏念公领导全国教育行政与研究事业,学林仰望,中外具瞻。以往扶植文化事业,不遗边远(如甘肃科学教育馆之创立,皆赖厚泽),则以吾浙桑梓文物之邦,与浙馆之夙叨垂爱,定蒙复护终始。用是颺缕,掬诚陈恳,敬候指示。文琐词直,渎神诸乞,亮察幸甚!专肃,敬颂政绥。

晚 陈训慈 谨上 六月一日

按,该函作于1946年6月1日,收入《朱家骅档案·人才人事·陈训慈》,馆藏号301-01-23-332。

复兴浙学,发扬浙江精神实为民国时期浙江学人的集体诉求。陈训慈主持浙江省立图书馆时,整理编目,增进阅览,征存文献,整理庋藏,印行报刊,辅导各图书馆,希望导扬学风,建立浙江学术重镇,以兹于增进民族文化、复兴民族精神。1946年3月至6月,陈训慈返回浙江,调查战时文物损失,与余绍宋等文教界学人商讨浙学复兴问题。陈训慈向教育部提议杭州实具有战后新中国学术中心的优越条件,唯独战后百业待兴,需逐步推进以下方针:(一)指示浙省当局重视,并致力省图馆与博物馆之兴复;(二)教育部拨发专款支持特藏《四库全书》的整理与研究;(三)设法由中央资助浙江图书馆舍的修复。第一项为原则,二、三两项所需款额巨大。朱家骅并未明确回应,而是将三项意见抄送社会司指示特别注意。不久,国共内战爆发,政局再度动荡,复兴浙江省立图书馆乃至浙学规划自然难以为继,此一夙愿最终只能留待后来人。

【作者简介】张凯,男,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清代学术史。